# 明史/卷2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

明史
卷二百七十一
列傳第一百五十九　賀世賢 童仲揆 羅一貫 滿桂 趙率教 官惟賢 何可綱 黃龍 金日觀

► 列傳第一百六十 金國鳳 曹變蛟 劉肇基

○賀世賢〈（尤世功）〉童仲揆〈（陳策周敦吉等張神武等）〉羅一貫〈（劉渠祁秉忠）〉滿桂〈（孫祖壽）〉趙率教〈（朱國彥）〉官惟賢〈（張奇化）〉何可綱黃龍〈（李惟鸞）〉金日觀〈（楚繼功等）〉

賀世賢

賀世賢，榆林衛人。少為廝養，後從軍，積功至沈陽遊擊，遷義州參將。萬歷四十六年七月，清河被圍，副將鄒儲賢固守。城破，率親丁鏖戰城南，與參將張旆俱死。部將二十人、兵民萬餘殲焉。世賢駐瑷陽，聞變，疾馳出塞，得首功百五十有四級，進副總兵。

明年，楊鎬四路出師。世賢副李如柏出清河。劉綎深入中伏，勸如柏往救，不從，綎遂覆歿。尋擢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，駐虎皮驛。鐵嶺被圍，世賢馳援，城已破，邀獲首功百餘級。泰昌元年九月連戰灰山、撫安堡，獲首功二百有奇。當是時，四方宿將鱗集遼左，率縮朒不敢戰，獨世賢數角鬥有功，同列多忌之。移鎮沈陽。經略袁應泰下納降令。廣寧總兵李光榮疑世賢所納多，以狀聞。巡撫薛國用亦奏三可慮，兵部尚書崔景榮請拒勿納，而置己納於他所。然世賢所納卒不可散，同列遂謗其有異志。

天啟元年三月，我大清以重兵薄沈陽。世賢及總兵尤世功掘塹浚壕，樹大木為柵，列楯車火器木石，環城設兵，守城法甚具。大清先以數十騎來偵，世功兵躡之，殺四人。世

賢勇而輕，嗜酒。旦日飲酒，率親丁千，出城逆擊，期盡敵而反。大清兵佯敗，世賢乘銳進。倏精騎四合，世賢戰且卻，抵西門，身被十四矢。城中聞世賢敗，各鳥獸竄，而降丁復叛，斷城外吊橋。或勸世賢走遼陽，曰：「吾為大將，不能存城，何面目見袁經略乎！」揮鐵鞭馳突圍中，擊殺數人，中矢墜馬而死。世功引兵援，亦戰死。

世功亦榆林人。萬歷中，舉武鄉試，歷沈陽遊擊。張承蔭之敗也，世功脫歸，坐褫職。經略楊鎬言其身負重傷，才堪策勵，乃補武精營遊擊。鎬四路出師，世功隸李如柏麾下，得全。尋以副總兵守沈陽。熊廷弼代鎬，愛其才，與副將朱萬良並倚任。廷弼罷，袁應泰代，議三路出師，用為總兵官。未行，而沈陽被兵，死於戰。贈少保、左都督，增世蔭三級，再蔭指揮僉事，世襲，賜祭葬，建祠曰「潛忠」。

世賢既歿，或疑其叛降，恤典故不及。四川副使車樸為訟冤，格眾議不果。

童仲揆

童仲揆，南京人。舉武會試，歷都指揮，掌四川都司。萬歷末，擢副總兵，督川兵援遼，與同官陳策並充援剿總兵官。熹宗初立，經略袁應泰招蒙古諸部，處之遼、瀋二城。仲揆力諫，不聽。

明年，天啟改元，應泰欲城清河、撫順。議三路出師，用大將十人，各將兵萬餘，仲揆、策當其二。未行，而大清兵已逼沈陽。兩人馳救，次渾河。遊擊周敦吉曰：「事急矣，請直抵沈陽，與城中兵夾擊，可以成功。」已，聞沈陽陷，諸將皆憤曰：「我輩不能救沈，在此三年何為！」敦吉固請與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，營橋北，仲揆、策及副將戚金、參將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橋南。邦屏結陣未就，大清兵來攻，卻復前者三，諸軍遂敗。敦吉、邦屏及參將吳文傑、守備雷安民等皆死。他將走入浙兵營，被圍數匝。副將朱萬良、姜弼不救，及圍急始前，一戰即敗走。大清兵盡銳攻浙營。營中用火器，多殺傷。火藥盡，短兵接，遂大潰。策先戰死，仲揆將奔，金止之，乃還兵鬥。力盡矢竭，揮刀殺十七人。大清兵萬矢齊發，仲揆與金、名世及都司袁見龍、鄧起龍等並死焉。萬良既遁，經略將斬之，乞勦罪自效。及遼陽被攻，果陷陣死。

自遼左用兵，將士率望風奔潰，獨此以萬餘人當數萬眾。雖力絀而覆，時鹹壯之。事聞，贈策少保、左都督，增世蔭三級，再蔭本衛指揮僉事，世襲，賜祭葬，建祠曰：「潛忠」。仲揆贈都督同知，增世蔭三級，祀祀。金、起龍贈都督僉事，增世蔭三級，附祀。名

世先有罪繫獄，尚書薛三才薦其善火器，命從征立功。文傑亦先褫職。及死，並得復官，贈三級，增世蔭二級。見龍等皆予贈蔭，他副將至把總戰死者百二十餘人，贈蔭有差。

敦吉，先為四川永寧參將。永寧宣撫奢效忠卒，子崇明幼，其妻奢世統與妾奢世續爭印，相攻者十餘年。後崇明襲職，世續猶匿印不予。都司張神武與敦吉謀，盡掠其積聚子女，擒世續以歸。其部目閻宗傳怒，以求主母為名，大掠永寧、赤水、普市、麾尼，數百里成兵墟。事聞，敦吉、神武並論死。遼東告警，命敦吉從軍自效，及是鏖戰死，贈恤如制。

神武，新建人。萬歷中舉武會試第一。授四川都司僉書。既論死，遼左兵興，用經略袁應泰薦，詔諭從征立功。神武率親丁二百四十餘，疾馳至廣寧。會遼陽已失，巡撫薛國用固留之，不可，曰：「奉命守遼陽，非守廣寧也。」曰：「遼陽歿矣，若何之？」曰：「將以殲敵。」曰：「二百人能殲敵乎？」曰：「不能，則死之。」前至遼河，遇逃卒十餘萬。神武以忠義激其帥，欲與還戰，帥不從。乃獨率所部渡河，抵首山，去遼陽十七里而軍。將士不食已一日，遇大清兵，疾呼奮擊，孤軍無援，盡歿於陣。監軍御史方震孺繪神武像，率將士羅拜，為文祭之。詔贈都督僉事，世蔭千戶，立祠祀之。

又有楊宗業、梁仲善者，皆援遼總兵官。宗業歷鎮浙江、山西。楊鎬四路敗後，命提兵赴援，至是父子並戰死。仲善亦戰死遼陽城下。宗業贈都督同知，世蔭千戶；仲善贈都督僉事，增世蔭三級。並從祠附祀。

羅一貫

羅一貫，甘州衛人。以參將守西平堡。遼陽陷，西平地最沖，一貫悉力捍禦。巡撫王化貞言於朝，加副總兵。時化貞駐廣寧，經略熊廷弼駐右屯，總兵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，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，而一貫帥三千人守西平。已，定議，各繕隍堅壘，急則互相援，違者必誅。明年正月，大清兵西渡河，經撫戒勿輕戰。兵漸近，參將黑雲鶴出擊。一貫止之，不從。明日，雲鶴戰敗，奔還城，追兵殲焉。一貫憑城固拒，用炮擊傷者無算。大清樹旗招降，且遣使來說，一貫不從。又明日，騎益眾，環城力攻。一貫流矢中目，不能戰。火藥矢石盡，乃北面再拜，曰：「臣力竭矣。」遂自剄。都司陳尚仁、王崇信亦死之。化貞知城未下，信遊擊孫得功語，盡發廣寧兵。以得功及中軍遊擊祖大壽為前鋒，令會秉忠赴援，廷弼亦遣使督渠進戰，遇大清兵於平陽。得功懷異志，欲引去。乃分兵為左右翼，稍卻，推渠、秉忠前。渠等力戰，頗有殺傷。得功及副將鮑承先走，後

軍見之亦奔，遂大潰。渠戰死。秉忠被二刀三矢，家眾扶上馬，奪圍出，創重，卒於途。副將劉征擊殺十餘人，乃死。大壽走覺華島。得功遂降。越二日，廣寧即破。事聞，贈一貫都督同知，世蔭副千戶；渠、秉忠少保，左都督，增世蔭三級，再蔭指揮僉事。皆賜祭葬，建祠並祀。

一貫子俊傑承蔭，崇禎中仕至宣府總兵官，免歸。李自成犯甘州，城陷，死之。

渠，京城巡捕營副將也，以御史楊鶴薦，擢總兵官，援剿遼東。遼陽被圍，廣寧總兵李光榮不能救，反斷河橋截軍民歸路，總督文球劾罷之，即以渠代。西平告急，帥鎮武兵往援，遂戰歿。

秉忠，陝西人。萬歷四十四年為永昌參將。銀定、歹青以二千餘騎入塞，秉忠提兵三百拒之，轉戰兩晝夜。援軍至，始遁。秉忠追還所掠人畜，邊人頌之。擢涼州副總兵。經略袁應泰薦其智勇，令率私卒守蒲河。至則遼陽已破，命為援剿總兵官，駐防閭陽，援西平，竟死。

自遼左軍興，總兵官陣亡者凡十有四人：撫順則張承蔭，四路出師則杜松、劉綎、王宣、趙夢麟，開原則馬林，沈陽則賀世賢、尤世功，渾河則童仲揆、陳策，遼陽則楊宗業、梁仲善。是役，渠與秉忠繼之。朝端恤典，俱極優崇。而償軍之將，若李如柏、麻承恩輩，竟有未膺顯戮者。

滿桂，蒙古人，幼入中國，家宣府。稍長，便騎射。每從征，多斬馘。軍令，獲敵首一，予一官，否則賚白金五十。桂屢得金，不受職。年及壯，始為總旗。又十餘年為百戶。後屢遷潮河川守備。楊鎬四路師敗，薦小將知兵者數人，首及桂。移守黃土嶺。為總督王象乾所知，進石塘路遊擊、喜峰口參將。

天啟二年，大學士孫承宗行邊，桂入謁。壯其貌，與談兵事，大奇之。及出鎮山海，即擢副總兵，領中軍事。承宗幕下，文武輻輳，獨用桂。桂椎魯甚，然忠勇絕倫，不好聲色，與士卒同甘苦。

明年，承宗議出關修復寧遠。問誰可守者。馬世龍薦孫諫及李承先，承宗皆不許。袁崇煥、茅元儀進曰：「滿桂可。但為公中軍，不敢請耳。」承宗曰：「既可，安問中軍。」呼桂語之，慨然請行。世龍猶疑其不可，承宗不聽。即日置酒，親為之餞。桂至寧遠，

與崇煥協心城築，屹然成重鎮。語具《崇煥傳》中。

時蒙古部落駐牧寧遠東鄙，遼民來歸者悉遭劫掠，承宗患之。四年二月，遣桂及總兵尤世祿襲之大淩河。諸部號泣西竄，東鄙以寧。拱兔、炒花、宰賽諸部陽受款而陰懷反側。桂善操縱，諸部鹹服，歲省撫賞銀不貲。初，城中郭外，一望丘墟。至是軍民五萬餘家，屯種遠至五十里。承宗上其功。詔擢都督僉事，加銜總兵。承宗乃令典後部，與前部趙率教相掎角。督餉郎中楊呈秀侵克軍糧，副將徐漣激之變，圍崇煥署。憚桂家卒勇猛，不敢犯，結隊東走。桂與崇煥追斬首惡，撫余眾而還。

六年正月，我大清以數萬騎來攻，遠邇大震，桂與崇煥死守。始攻西南城隅，發西洋紅夷炮，傷攻者甚眾。明日轉攻南城，用火器拒卻之，圍解。帝大喜，擢都督同知，實授總兵官。再論功，加右都督，蔭副千戶，世襲。桂疏謝，並自敘前後功。優詔褒答，再進左都督。

桂初與率教深相得。是役也，怒其不親救，相責望。帝聞之，下敕戒勉。而崇煥復與桂不和，言其意氣驕矜，謾罵僚屬，恐壞封疆大計，乞移之別鎮，以關外事權歸率教。舉朝皆知桂可用，慮同城或僨事，遂召還。督師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，而召命已下。又請用之關門。崇煥皆不納。閏六月乃命以故秩僉書中軍府事。未幾，崇煥亦自悔，請仍用之臣言，帝可之，命桂掛印移鎮關門，兼統關外四路及燕河、建昌諸軍，賜尚方劍以重事權。

七年五月，大清兵圍錦州，分兵略寧遠。桂遣兵救，被圍笊籬山。桂與總兵尤世祿赴之，大戰相當。遂入寧遠城，與崇煥為守禦計。俄大清兵進薄城下，桂率副將尤世威等出城迎，頗有殺傷，桂亦身被重創。捷聞，加太子太師，世蔭錦衣僉事。及崇煥休去，之臣再督師，盛推桂才，請仍鎮寧遠。會蒙古炒花諸部離散，桂與之臣多收置之麾下。

莊烈帝已嗣位，詔之臣毋蹈袁應泰、王化貞故轍，並責桂阿之臣意。桂遂請病乞休，不允。崇禎元年七月，言官交劾之臣，因及桂。之臣罷，桂亦召還府。適大同總兵渠家楨失事，命桂代之。大同久恃款弛備，插部西侵，順義王遂入境大掠。家楨及巡撫張翼明論死，插部遂挾賞不去。桂至，遍閱八路七十二城堡，邊備大修，軍民恃以無恐。

明年冬十月，大清兵入近畿。十一月詔諭勤王。桂率五千騎入衛，次順義，與宣府總兵侯世祿俱戰敗，遂趨都城。帝遣官慰勞，犒萬金，令與世祿俱屯德勝門。無何，合戰，

世祿兵潰，桂獨前鬥。城上發大炮佐之，誤傷桂軍，桂亦負傷，令入休甕城。旋與袁崇煥、祖大壽並召見，桂解衣示創，帝深嘉嘆。十二月朔復召見，下崇煥獄，賜桂酒饌，令總理關、寧將卒，營安定門外。

桂驍勇敢戰。所部降丁間擾民，桂不能問。副將申甫所統多市人，桂軍淩之。夜發矢，驚其營，有死者。御史金聲以聞，帝亦不問。及大壽軍東潰，乃拜桂武經略，盡統入衛諸軍，賜尚方劍，趣出師。桂曰：「敵勁援寡，未可輕戰。」中使趣之急，不得已，督黑雲龍、麻登雲、孫祖壽諸大將，以十五日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，列柵以待。大清兵自良鄉回，明日昧爽，以精騎四面蹙之。諸將不能支，大敗，桂及祖壽戰死，雲龍、登雲被執。帝聞，震悼，遣禮部侍郎徐光啟致祭，贈少師，世蔭錦衣僉事，襲升三級，賜祭葬，有司建祠。

孫祖壽，字必之，昌平人。萬歷中舉武鄉試，授固關把總。天啟二年歷官署都督僉事，為薊鎮總兵官。

孫承宗行邊，議於薊鎮三協十二路分設三大將。以祖壽領西協，轄石匣、古北、曹家、墻子四路，駐遵化。而江應詔領東協，駐關門，轄山海關、一片石、燕河、建昌四路。馬世龍領中協，駐三屯營，轄馬蘭、松棚、喜峰、太平四路。經略王在晉、總督王象乾僉謂：「永平設鎮，本以衛山海。今移之三屯，則去山海四百里，於應援為疏。遵化去三屯止六十里，今並列兩鎮，於建牙為贅。請令世龍仍鎮永平，以東協四路分隸世龍、應詔，而以中、西二協專隸之祖壽，仍鎮三屯。」章下兵部，署事侍郎張經世議如其言，承宗堅執如初。乃命祖壽移鎮遵化。七年，錦州告警，祖壽赴援，不敢戰，被劾罷歸。及是都城被兵，散家財，招回部曲，從滿桂赴鬥，竟死，贈恤如制。

祖壽初守固關，遘危疾，妻張氏割臂以療，絕飲食者七日。祖壽生，而張氏旋死，遂終身不近婦人。為大帥，部將以五百金遺其子於家，卻不受。他日來省，賜之卮酒曰：「卻金一事，善體吾心，否則法不汝宥也。」其秉義執節如此。

趙率教，陝西人。萬歷中，歷官延綏參將，屢著戰功。已，劾罷。遼事急，詔廢將蓄家丁者赴軍前立功。率教受知於經略袁應泰，擢副總兵，典中軍事。

天啟元年，遼陽破，率教潛逃，罪當死，幸免。明年，王化貞棄廣寧，關外諸城盡空。率教請於經略王在晉，願收復前屯衛城，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。蒙古據其地，不敢進，

抵中前所而止。其年，遊擊魯之甲以樞輔孫承宗令，救難民六千口，至前屯，盡驅蒙古於郊外。率教乃得入，編次難民為兵，繕雉堞，謹斥堠，軍府由是粗立。既而承宗令裨將陣練以川、湖土兵來助，前屯守始固。而率教所招流亡至五六萬。擇其壯者從軍，悉加訓練。余給牛種，大興屯田，身自督課，至手足胼胝。承宗出關閱視，大喜，以己所乘輿贈之。

蒙古虎墩兔素為總督王象乾所撫。其部下抽扣兒者，善為盜，率教捕斬四人。招撫僉事萬有孚與率教有隙，遂以故敗款事訴之象乾。象乾告兵部尚書董漢儒，將斬之，賴承宗貽書漢儒，得不死。

時承宗分關內外為五部。以馬世龍、王世欽、尤世祿領中、左、右部，而令率教與副將孫諫領前、後部，部各萬五千人。率教仍駐前屯。四年九月，承宗暴其功於朝。擢署都督僉事，加銜總兵。五年冬，承宗去，高第來代，諸將多所更置。率教善事第，第亦委信之。

六年二月，蒙古以寧遠被圍，乘間入犯平川、三山堡。率教禦之，斬首百餘級，奪馬二百匹，追至高臺堡乃還。捷聞，帝大喜，立擢都督同知，實授總兵官，代楊麒鎮山海關。尋論功，再進右都督，世蔭本衛副千戶。時滿桂守寧遠，亦有盛名，與率教深相得。及寧遠被圍，率教遣一都司、四守備東援。桂惡其稽緩，拒不納，以袁崇煥言，乃令入。既解圍，率教欲分功。桂不許，且責其不親援，兩人遂有隙。中朝聞之，下敕戒諭。而桂又與崇煥不和。乃召還桂，令率教盡統關內外兵，移鎮寧遠。

七年正月，大清兵南征朝鮮。率教督兵抵三岔河為牽制，卒無功。三月，崇煥議修築錦州、大淩河、中左所三城，漸圖恢復。率教移鎮錦州護工，再加左都督。五月，大清兵圍錦州，率教與中官紀用、副將左輔、朱梅等嬰城固守。發大炮，頗多擊傷。相持二十四日，圍始解。時桂亦著功寧遠，因稱「寧、錦大捷」。魏忠賢等蒙重賞。率教加太子少傅，蔭錦衣千戶，世襲。

崇禎元年八月移鎮永平，兼轄薊鎮八路。逾月，掛平遼將軍印，再移至關門。明年，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。率教馳援，三晝夜抵三屯營。總兵朱國彥不令入，遂策馬而西。十一月四日戰於遵化，中流矢陣亡，一軍盡歿。帝聞痛悼，賜恤典，立祠奉祀。

率教為將廉勇，待士有恩，勤身奉公，勞而不懈，與滿桂並稱良將。二人既歿，益無能

辦東事者。

國彥以崇禎二年四月為薊鎮中協總兵官，駐三屯營。十一月六日，大清兵臨城，副將朱來同等挈家潛遁。國彥憤，榜諸人性名於通衢。以所積俸銀五百餘、衣服器具盡給部卒。具冠帶西向稽首，偕妻張氏投繯死。

官惟賢，萬歷未，為甘肅裴家營守備。天啟二年以都司僉書署鎮番參將事，歷宣府遊擊、延綏西路參將，仍移鎮番。五年春，河套、松山諸部入犯，惟賢偕參將丁孟科大敗之，斬首二百四十餘級。明年春，班記剌麻臺吉復糾松山銀定、歹成及矮木素、三兒臺吉，以三千騎來犯。惟賢再敗之，獲首功二百有奇。三兒臺吉被創死。進惟賢副總兵。其冬，銀定等以三兒之死挾憤圖報，益糾河套土巴臺吉等分道入掠。惟賢及鎮將徐永壽等亦分道拒之，共獲首功百有六十。七年春，銀定、賓兔、矮木素、班記剌麻合土賣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。惟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大破之，斬首百八十餘級。當是時，西部頻寇邊，惟賢屢挫其鋒。其秋，王之臣督師遼東，乞惟賢赴關門。

明年，崇禎改元，惟賢至，用為山海北路副總兵。二年冬，京師有警。惟賢入衛，總理馬世龍令急援寶坻、漷縣。明年正月九日，大清兵自撫寧向山海。翼日，至鳳凰店，離關三十里列三營。惟賢與參將陳維翰等設兩營以待，合戰，互有殺傷。已，大清兵返撫寧，世龍令惟賢率維翰及遊擊張奇化、李居正、王世選、王成等往襲遵化。至城西波羅灣，城中兵出擊，前鋒殊死戰。大清兵收入城，後隊乘勢進攻，城上矢石如雨。尋復遣兵出戰，惟賢陷陣，中箭死，士卒殺傷者三百餘人，奇化亦戰歿。

何可綱，遼東人。天啟中，以守備典袁崇煥寧遠道中軍，廉勇善撫士卒。六年，寧遠被圍，佐崇煥捍禦有功，進都司僉書。明年再被兵，復堅守。遷參將，署寧遠副將事。崇禎元年，巡撫畢自肅令典中軍。及崇煥再出鎮，復以副將領中軍事，靖十三營之變。崇煥欲更置大將，上言：「臣昔為巡撫，定議關外止設一總兵。其時魏忠賢竊柄，崔呈秀欲用其私黨，增設三四人，以致權勢相衡，臂指不運。乃止留寧遠及前鋒二人，而臂指之不運猶故也。臣以為寧遠一路，斷宜並歸前鋒。總兵駐關內者，掛平遼將軍印，轄山、石二路，而以前屯隸之。駐關外者，掛征遼前鋒將軍印，轄寧遠一衛，而以錦州隸之。薊遼總兵趙率教久習遼事，宜與山海麻登雲相易，掛平遼將軍印。關外總兵舊有朱梅、祖大壽。梅已解任，宜並歸大壽，駐錦州，而以臣中軍何可綱專防寧遠。可綱仁而有勇，廉而能勤，事至善謀，其才不在臣下。臣向所建豎，實可綱力，請加都督僉事，仍典臣中軍。則一鎮之費雖裁，一鎮之用仍在。臣妄謂五年奏凱者，仗此三人之力，用而不效，

請治臣罪。」帝悉從之。可綱佐崇煥更定軍制，歲省餉百二十萬有奇。以春秋二防功，進職右都督。

二年冬，京師被兵，與大壽從崇煥入衛，數有功。崇煥下吏，乃隨大壽東潰，復與歸朝。明年正月，永平、灤州失守，可綱戰古冶鄉及雙望，頗有斬獲。四月，樞輔孫承宗令可綱督諸將營雙望諸山，以綴永平之師。令大壽諸軍直趨灤州。灤州既復，大清兵棄永平去，可綱遂入其城。論功，加太子太保、左都督。已而錦州被圍，可綱督諸將赴救，立功郵馬山，復進秩。四年築城大淩河，命可綱偕大壽護版築。八月甫竣工，大清以十萬眾來攻，可綱等堅守不下。久之，糧盡援絕。大壽及諸將皆欲降，獨可綱不從，令二人掖出城外殺之，可綱顏色不變，亦不發一言，含笑而死。

黃龍，遼東人。初以小校從復錦州，積功至參將。崇禎三年從大軍復灤州，功第一，遷副總兵。尋論功進秩三等，為都督僉事，世蔭副千戶。登萊巡撫孫元化以劉興治亂東江，請龍往鎮。兵部尚書梁廷棟亦薦龍為總兵官，與元化恢復四衛，從之。

先是，毛文龍死，袁崇煥分其兵二萬八千為四協，命副將陳繼盛，參將劉興治、毛承祚、徐敷奏主之。後改為兩協，繼盛領東協，興治攝西協。語詳《崇煥傳》。興治兇狡好亂，與繼盛不相能。其兄參將興祚陣亡，繼盛誤聽諜報，謂未死。興治憤，擇日為興祚治喪，諸將鹹吊。繼盛至，伏兵執之，並執理餉經歷劉應鶴等十一人。袖出一書，宣於眾，詭言此繼盛誣興祚詐死，及以謀叛誣陷己者，遂殺繼盛及應鶴等。又偽為島中商民奏一通，請優恤興祚，而令興治鎮東江。舉朝大駭，以海外未遑詰也。興冶與諸弟兄放舟長山島，大肆殺掠。島去登州四十里。時登萊總兵官張可大赴援永平，帝用廷棟言，趣可大還登州，授副將周文郁大將印，令撫定興冶。會永平已復，興治稍戢，返東江。龍蒞皮島受事，興治猶桀驁如故。四年三月復作亂，杖其弟興基，殺參將沈世魁家眾。世魁率其黨夜襲殺興治，亂乃定。

遊擊耿仲明之黨李梅者，通洋事覺，龍系之獄。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龍軍，謀作亂。十月率部卒假索餉名圍龍署，擁至演武場，折股去耳鼻，將殺之。諸將為救免。未幾，龍捕斬仲裕，疏請正仲明罪。會元化劾龍克餉致兵嘩，帝命充為事官，而核仲明主使狀。仲明遂偕孔有德反，以五年正月陷登州，招島中諸將。旅順副將陳有時、廣鹿島副將毛承祿皆往從之。龍急遣尚可喜、金聲桓等撫定諸島，而躬巡其地，慰商民，誅叛黨，縱火焚其舟。賊黨高成友者據旅順，斷關寧、天津援師。龍令遊擊李維鸞偕可喜等擊走之，即移駐其地，援始通。其冬，有德等欲棄登州走入海，龍遣副將龔正祥率舟師四千邀之

廟島。颶風破舟，正祥陷賊中。後居登州，謀為內應，事露被殺。初，龍駐旅順大治兵。賊拘龍母妻及子以脅之，龍不顧。

六年二月，有德、仲明屢為巡撫朱大典所敗，航海遁去。龍度有德等必遁，遁必經旅順，邀擊之。有德幾獲而逸。斬賊魁李九成子應元，生擒毛承祿、蘇有功、陳光福及其黨高誌祥等十六人，獲首級一千有奇，奪還婦女無算，獻俘於朝。帝大喜，磔承祿等，傳首九邊，復龍官。承祿，文龍族家子也。

有德等大憤，欲報龍。會賊舟泊鴨綠江，龍盡發水師剿之。七月，有德等偵知旅順空虛，遂引大清兵來襲。龍數戰皆敗，火藥矢石俱盡，語部將譚應華曰：「敵眾我寡，今夕城必破。若速持吾印送登州，不能赴，即投諸海可也。」應華出，龍率惟鸞等力戰。圍急，知不能脫，自剄死。惟鸞及諸將項祚臨、樊化龍、張大祿、尚可義俱死之。事聞，贈龍左都督，賜祭葬，予世蔭，建祠曰：「顯忠」。惟鸞等附祀。以副總兵沈世魁代龍為總兵官。

世魁本市儈，其女有殊色，為毛文龍小妻。世魁倚勢橫行島中，至是為大帥。七年二月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降於我大清，島中勢益孤。十年，朝鮮告急，世魁移師皮島為聲援。有德等來襲，世魁戰敗，率舟師走石城，副將金日觀陣歿。登萊總兵陳洪範來援，不戰而走。世魁亦陣亡，士卒死傷者萬餘。從子副將誌科集潰卒至長城島，欲得世魁敕印。監軍副使黃孫茂不予，誌科怒殺之，並殺理餉通判邵啟。副將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。諸島雖有殘卒，不能成軍，朝廷亦不置大帥，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。明年夏，楊嗣昌決策盡徙其兵民寧、錦，而諸島一空。

金日觀

金日觀，不知何許人。天啟五年以將才授守備，效力關門。擢鎮標中軍遊擊，加參將行薊鎮東路遊擊事，專領南兵。崇禎初，加副總兵，守馬蘭峪。三年正月，大清兵破京東列城。兵部侍郎劉之綸遣部將吳應龍等結營毛山，規取羅文谷關。師敗，日觀遣二將馳援，亦敗歿。大清兵乘勝據府君、玉皇二山，進攻馬蘭城甚急。日觀堅守，親然大炮。炮炸，焚頭目手足，意氣不衰。乞援於總理馬世龍。令參將王世選等赴救，兵乃退。尋復以二千餘騎來攻，日觀偕世選等死守不下。朝廷獎其功，驟加都督同知。四月，與副將謝尚政、曹文詔等攻復大安城，遂偕諸軍復遵化。錄功，進左都督。時總兵鄧玘轄馬蘭、松棚二路，日觀應受節制。以玘銜都督同知，不屑為之下。總督曹文衡劾日觀器小

易盈，恃功驕縱，帝特戒飭而已。久之，移萊州副總兵。十年春，大清兵攻朝鮮，命從登萊總兵陳洪範往救，駐師皮島。大清遣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等先攻鐵山。四月分兵攻皮島，水陸夾攻。副將白登庸先遁，洪範亦避走石城。登庸尋帥所部降。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晝夜，力不支，陣歿，島城隨破。贈特進光祿大夫、太子太師，世蔭錦衣副千戶，建祠。繼功等贈恤有差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古人有言，彼且為我死，故我得與之俱生。故死封疆之臣，君子重之。觀遼左諸帥，委身許國，見危不避，可謂得死所者與！於時優恤之典非不甚渥，然而無救於危亡者，廟算不定，僨事者不誅，文墨議論之徒從而撓之，徒激勸忠義無益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